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木竹愛情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一位父親為女兒愁眉，大男人如此的表現，還只能在好朋友面前宣洩。

「她才剛離婚，怎麼為怕寂寞，要跟一個年紀小她十歲的男孩來往？」

那男孩是甜品師傅，才廿歲，他的女兒是博士生，向來性格獨立。女兒跟他說她的感情是認真的，她的確愛上了他，只是父親不能亦不肯相信，認定這段關係的虛假。但愛情談不上虛假不虛假，且看來極不相襯的關係只會叫人更好奇愛情的力量。

電視片集說千金小姐外遊，在路上出事，遇上好心的司機。司機把受驚的她收留在自己的家中住；小姐好奇平常民居的生活，並愛上了老實平和的計程車司機。很想知道這樣的關係如何結局，可惜深宵的片集重播無緣無故被中斷……然後我又想起了電影《Accidental Tourist》。一位婚姻極不愉快的作家出門旅遊，受傷後被平凡的獨居女子收留照顧。這女子勞動勤快，頭腦簡單，整天吱吱喳喳的唱着歌，把他的抑鬱和不快樂掃走一空。作家愈來愈倚賴她，但現實是這段邂逅不過是場意外的旅行，總有收拾行裝的時候。

然而，荷里活電影總愛肆無忌憚地經營木門對竹門的幻想。曼克頓酒店的女服務員（同時是移民族裔和單親母親），竟然被億萬總裁看中了她的坦率與單純，跟翻版俏佳人結成眷屬，無視周遭懷疑的眼光……

「玻璃鞋」不是童話故事，是世人對浪漫主義的不能自拔，同時寄望於愛情。

五邑的三個千億工程

古今談 范舉

前不久參加五邑的國慶聚餐會，來自家鄉的官員向鄉親介紹這個地區的發展大計，前景令人鼓舞。現在到了廣州南站，就有城市間的鐵路通江門市，全程三十分鐘，江門市已經和珠江三角洲連在一起了。

未來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江門市已經得到新的資金和項目，發展核子裝備、綠色光源、火車車廂和零件製造。每一個項目的上下游產業鏈都達到一千億元，加起來就是三千億元。

中國將來的核發電量達到七千萬千瓦，其中二千四百萬千瓦的核電站就在廣東境內，廣東佔了三分之一強。因為台山有核電站，江門市將全力發展核電站的配套設備製造工業，並且興建海山海上、陸地上的風力發電項目，台山將會成為中國的世界一流的清潔能源生產基地。

江門市綠色（半導體）產業基地由一個核心園區（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三個輻射區（蓬江區荷塘燈飾產業園、鶴山共和工業區和台山工業園）組成，發展LED外延、晶片、核心裝備製造專案，發光材料及背光、汽車電子和太陽能光伏電池，引導國內外綠色光源企業逐步向該園區聚集。節能燈，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主流的新產品，江門市的LED技術，已經走在全中國的最前面。國家質檢總局也選定該市作為建設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半導體光電產品檢測重點實驗室。

南車專案將有力提升「江門製造」實力，軌道車輛是中國的優勢產品，江門市的生產基地，將會開創自主創新核心技術，不再走為外國貼牌加工的老路。過去的三十年，珠江口以西的工業發展速度比較慢，但是今後的十年，將飛速發展。這些大產業，將會帶動一系列的下游工業，推動中小企業的升級。

珠江三角洲已經成為了工業的重鎮，成為了一個八千萬人口的超級城市。香港就在旁邊，如果我們不能盡快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思維和模式，我們將會失去許多黃金機會。昔日僑鄉貧窮落後，五邑人向外移民，為美國興建第一條鐵路，到了今天，五邑人可以看到家鄉的盛世了。

當神話變成歷史

琴台客聚 葉輝

司馬遷著《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端，五帝就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和虞舜，虞舜死後三年，禹繼為天子。《尚書》有「殷革夏命」、「我不可不監於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之說，史家認為，信史可上溯至夏代，而傳說時代止於唐虞。

以《五帝本紀》為中國歷史的始端，其實就是把神話、傳說轉化為歷史。李維史陀（Claude Lé vi-Strauss）在《神話與意義》（Myth and Meaning）第四章《當神話變成歷史》中，提出這樣的問題：「神話在什麼地方中止了？而歷史在什麼地方開始？」他認為「神話和歷史之間，還有一個中間層次，神話是靜態的，相同的神話因素組合，一再的出現。但是跟歷史相比，神話是一個關閉的系統，而歷史當然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李維史陀又指出：「存在於我們理智中神話和歷史的間隙是可以連接起來的，如果我們在研究歷史時，不把它從神話中分開，把它看成是神話的一個連續。」他的意思是將歷史神話視為同一的結構去研究，在研究時保持着野性的思考，不以文明人的心智「騎在神話的身上，而自以為是在製造一個純歷史」。這說法跟中國神話專家袁珂的意見大致上是相吻合的。

袁珂在《中國古代神話》的「導言」說：「神話轉化做歷史，大都出於『有心人』的施為，儒家之流要算是作這種工作的主力軍。他們為了要適應他們的主張學說，很費一點苦心地把神來加以人化，把神話傳說來加以理性的詮釋。」他當然不同意這樣的「施為」：「這樣，神話就變做了歷史。」他說神話不是歷史，但也不是空想出來的。

袁珂說到神話中的黃帝和蚩尤之戰，認為那是暗示蒙古高原系人種和南太平洋系人種在中原的接觸；昆侖山和西王母的故事，暗示諸夏之族和諸羌之族的文化交流——這樣的文化分析，就是要從神話中尋繹出歷史脈絡。《龍魚河圖》載：「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黃帝仁義……天譴玄女授黃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而《漢學堂叢書》中的《龍魚河圖》載：「黃帝之初，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袁珂認為，八十一與七十二皆為「九」的倍數，「九」含眾多之意，這樣就「說明蚩尤是一個相當大的集體的代表」。

話說魯迅有一回與梁容若通信，當中談到神話：「中國人至今未脫原始思想，的確尚有新神話發生。」他舉出他的家鄉以三月十九日為太陽之生日，與古籍所載的「日」的神話迥異，而鄉人皆信之。事實上，神話的生成是有地域性的。王孝廉的《花與花神》說：在少數民族的神話裡，伏羲和女媧是人類經過洪水浩劫後餘生的兄妹，兩人結為夫婦，生了一個肉球，他們把肉球切碎，帶上天梯，迎風撒下，大地便有了人類。

這樣的「創世紀」反映出西南部少數民族的兄妹婚姻關係。少數民族的「古歌」就有這樣的歌詞：「處處無人煙，我們兄妹來成親。」納西族也有類似的民歌：「兄弟找不到妻子，找上自己的兄弟。兄弟姊妹成夫婦，兄弟姊妹相匹配。」

聞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就舉列了四十九個「洪水故事」，其中四十六個聚集於中國各民族，其餘三個則來自日本、越南和印度——神話在不同地域的初民心目中，由於生活風俗、地理環境、民族信仰、社會制度的差異，往往出現不同的生長形態。

千島湖與資本家

百家廊 吳洪森

本月初，應杭州友人邀請去千島湖度假村小住兩天。友人年輕時在杭州日報工作，從記者做到了主任，忽然覺得做報紙沒意思了，向浙江萬象集團董事長魯冠球表示自己想跳槽到企業換個工作做做。友人做記者時多次採訪過魯冠球，所寫的報道被全國多家大報轉載過。魯冠球見他有來萬象工作的意思，立即表示歡迎。友人就辭職去掌管萬象的一個部門。在萬象工作數年之後，又獨立出來自己開公司。幾年前萬象集團在千島湖開發投資型的別墅度假村，友人貸款買了一套，買下後交給萬象集團經營管理，他每年可以獲得7%回報，以及30分居住權。淡季非周末入住一天算一分，旺季和長假期間入住一天算3分，周末入住一天算2分。友人生意忙，一年到頭這30分怎麼也用不完，多次邀請我來玩，我雖然沒有公務在身也沒有生意可做，居然也忙忙碌碌的直到本月初才成行。

友人的別墅從地面到樓頂一共4層，地面一層買的時候不算面積，上面3層的總面積將近500平米，地面一層有室內泳池以及遊樂室等。室內的裝修都是超五星級的。這下我算是開了眼界，見識到何謂豪宅了。友人說這不算大的，山上還有2千平米的豪宅，一幢已經賣掉了，還有一幢空着。

第二天，友人包了一艘遊艇，送我們一行遊覽千島湖。在船上，友人和我們聊起魯冠球這個人。他說，你別看他是從蕭山鄉鎮出來的，特別有遠見。他舉例說，魯冠球是最早和企業訂立承包合同的，承包一年後，這家專門生產汽車萬向節小企業就贏利賺錢了，按照合同提成，他可以分到17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17萬簡直是天文數字，魯冠球一分不拿，全部交了黨費。這下他立即成了轟動全國的新聞人物，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報小報都連篇累牘的報道魯冠球的事跡，到他們鄉鎮企業來參觀的也絡繹不絕。當浙江省長來參觀，問魯冠球有什麼要求的時候，魯冠球只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允許他們這家蕭山的小企業冠名為杭州萬向節廠。

魯冠球出名之後，生意就好做多了，銀行都願意貸款給他。很快就發展成為萬象集團，展開了多種經營。

江澤民來萬象參觀的時候，問魯冠球有什麼要求。魯冠球提出的要求，誰都想不到，他說請中央把發給省部級的文件，也給他發一份。江澤民當即就同意了。

魯冠球的精明不是一般的精明，這樣他就能及時獲得中央政策的走向了。

說話間，船已經到了對岸。順着台階登臨山頂，山頂建有瞭望全景的平台。可惜是霧天，偶然一陣風吹散了霧氣，湖面上的島嶼就一個接一個的蹦跳出來。

湖中心島嶼連接成一個「公」字形的群島，友人說這就是千島湖著名的天下為公群島。

湖水底下應該就是被淹沒的舊淳安縣城了。我曾在網上看到湖底下淳安縣城的照片，街道民居都安安靜靜的躺在水裡，連門牌號碼都清清楚楚。

回程路上，我想起一個人來，於是就對大家講起了這個人的故事。

這個人我是四十年前，1971年在江西見到的，那時候我下放在江西做知青。見到他的季節也是這個季節，是冬天。我從我當時做民工的江西永修縣柘林水庫工地回我下放的修水縣，本來坐長途車從永修經過武寧再到修水，一路都是公路，雖然是狹窄而坑坑窪窪的公路，五六個小時也能到修水了。由於建造水庫，武寧老縣城已經淹了很多，還在建造中的新縣城在湖水的那一邊，長途車到了武寧縣老城就把乘客放下，我們需要居住一晚，第二天清早擺渡到對岸，再換乘去修水的長途車。

■ 千島湖的美景。 網上圖片

那天上了長途車之後我就不舒服，感冒發燒了，加上汽車顛簸，一路暈車暈得厲害，下車後，我找了一家6毛錢一夜的旅社就睡下了。這家旅社都是上下兩層的床，一個大廳裡放着十幾張雙層鋪。我睡在上鋪，迷迷糊糊覺得有人在撫摸我的額頭，睜眼看見眼前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大概六十來歲的樣子，很慈祥溫和的看着我：「你額頭很燙，我看你是感冒發燒了，需要吃藥。你是上海知青吧？」

我點點頭。長者說話的口音不是江西人，是江浙一帶的。「你不是當地人吧？」

「我不是當地人。我是浙江杭州人。」

「你浙江杭州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老人歉意的笑笑，說：「我是資方人員，解放前開麵包廠的，公私合營之後，我被下放到了淳安，那裡建造水庫，又把我移民到這裡來了。」

我懂得資方人員是資本家的委婉說法。公私合營被趕出杭州的資本家肯定是抗拒公私合營的資本家。抗拒者在我心目中是強悍兇狠的人，可是在我眼前的這老人卻是很溫良慈和，莫非是偽裝的？

老人轉身走了，過了一會他端來一碗開水，手裡拿來一片藥，叫我喝水把藥吃下去。

他為什麼對我這麼好呢？這大概就是黨一直教導我們的，階級敵人經常使用糖衣炮彈來腐蝕青少年吧。

明天我們就分手了，從此再也見不到了，他腐蝕我幹嘛呢？

看着他慈祥殷切和關切的目光，我是無論如何都不好意思拒絕的，我怕懷疑錯了，傷害了老人。我側起身，接過碗，猛喝了幾口，我真的非常需要喝水，這輩子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好喝的白開水，然後我吃了藥，再喝完剩下的水。連聲對老人說謝謝謝謝。又倒下睡了。老人悄悄離開了，他住在另一邊的下鋪，我時睡時醒，醒過來睜開眼睛向下望去，就能看見老人笑瞇瞇的看着我。

第二天天亮，我起來，匆匆忙忙去趕渡船，經過一夜睡眠和藥物的作用，我燒已經退了，人覺得輕鬆了很多，老人問我好點了嗎？我說好了好了，完全好了。

如今我已經回想不起來，去碼頭的路上以及在渡船上，我和老人是否一路都在聊天，我的回憶在這裡中斷了。接下來的畫面就是船到碼頭，我們上岸，沿着一段山坡走了兩三百米的樣子，老人指着小山坡上一間孤零零的房子，說這就是我的家，我到了。老人在家門口旁的石頭上坐下，笑盈盈的看着我離開和他告別。

我跟隨着人群，轉向路的另一側，朝車站所在的方向走去。

我也記不清我是否請教過老人的尊姓。模模糊糊好像記得他姓莊，他的房門鎖住，我猜想他是一個人被移民到江西武寧來的。為什麼他一個人流落到這裡的呢？時隔四十年之後，這問題怕是永遠找不到答案了。千島湖水底下，他曾經居住過的房子應該還在，只是不知道是哪一間。

老將軍長壽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頒發軍銜，六十年代增加一小批。現在這些老將軍都已老成凋謝，十大元帥、十位大將、五十七位上將都已辭世。一百七十七位中將仍在世的也不過十數位之多。而一千三百多位少將辭過世的也逾半，餘皆垂垂老矣。

根據近四年的統計，將軍辭世的約一百人，除一九八八年恢復軍銜制度，新授銜的將軍有十四人去世之外，其餘八十多位辭世將軍都得享高齡，平均在九十開外。得享百齡的有七人，計為少將李懋之，終年一百零二歲，王兆相一百零一歲、陳波一百零一歲、羅元發一百零一歲、陳鋭建一百零五歲、孔憲德一百歲、阮賢榜一百零三歲。

其餘均為九十開外。

還沒有人去探討老將軍長壽的原因，按照我的估計，老將軍身經百戰，出生入死，練得一身膽識，必然心思坦蕩，置生死於度外。由於思想健康，自然長壽。同時，我國對老幹部的照顧優渥，軍醫院更集中全國著名醫學專家，對老將軍的保健自然不遺餘力。既有先天的精神優勢，又有後天的醫療照顧，所以得享高齡。

說起將軍們的坦蕩胸懷，還可以憶及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銜時的謙讓的小故事。當年曾有議定設立大元帥一銜，授予毛澤東一人。毛得知後，向彭德懷、羅榮桓幽默地說：「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啊。」他建議不在軍隊服現役的，已轉到地方工作，都不要評軍銜了。於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參加評定軍銜。因此，當年軍委十二個委員，除十大元帥外，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軍銜。

還有幾位老將要求降低軍銜。一位是裝甲兵司令許光達，評為大將，他都要求降為上將；另一是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徐立清，評為上將，要求降為中將。還有徐向前、羅榮桓不願當上元帥，徐海東也希望由大將降為上將。這種謙遜的態度，雖然後來未必如願，但都傳為佳話。

無照上路

一網打盡 楊振耀

連串假期多交際應酬，兩杯下肚依然駕車的當有人在。未超法定標準的算是酒駕，每人的體質有異，酒量不同，未超標不等同可以有效控制車輛；不過超標的即使因體質關係不受酒精影響而能有效控制車輛也是犯法行為。

內地酒駕入刑去年五月一日方開始，比香港來得遲。雖然有立竿見影之效，依然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內地幅員遼闊，消遣地點與家居一般距離較遠，計程車也不如香港般方便，要酒醒後再折回取車涉及時間與偷車問題，為甘願冒險酒後駕車的提供多一個借口。第二是被發現醉駕人士中，有部分是高官及幹部。不少甚至是出現嚴重交通意外後被執法人員查獲的。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如果被揭發的高官酒駕個案數字只是冰山一角，那麼他們是自恃位高權重只要不造成重大事故自然會有人放生，抑或是如普通人醉駕一樣，抱行險僥倖之心？無論所持的是哪一種態度，都絕非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員所應採取的。雖然法無文明要針對官員們採取更嚴格的限制，但社會依賴官員執法、維法與教育，官員公然違法怎說得過去？

內地醉駕罪成，刑事拘留一至六個月，五年內吊銷牌照。表面看似進取，但相信後遺症快將出現。單以廣州為例，自五月一日起因醉駕強制參加駕駛課程者超過八百人，被吊銷牌照的數字雖未有公布，以八百為基礎怎算也該有一百幾十吧。內地一般人對法治觀念仍薄弱，被刑事拘留釋放後，反正五年內不可領牌，會否就把心一橫成為無牌、無保險的駕車者？反正被發現的機會不高，看來市民只好自求多福了。

2011我的十大電影

記憶後書 鄭政恒

每一年我都選十大電影，這一年也不例外。請先看看片單如下，除了首位是全年最佳電影，其他排名不分先後：《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泰倫斯馬力克）、《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活地阿倫）、《母親的告白》（Incendies，丹尼斯維爾諾夫）、《愛有新世界》（In a Better World，蘇珊比爾）、《給卡山的信》（A Letter to Elia，馬田史高西斯）、《寫出友共鳴》（The Help，Tate Taylor）、《寡佬非人日記》（The Journals of Musan，朴庭凡）、《玉熙的映畫》（Oki's Movie，洪尚秀）、《極地逃殺》（Essential Killing，史高林莫斯基）《通靈感應》（Hereafter，奇連依士活）。

今年投入了兩個國際電影節，看到的片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很辛苦才排出這十部電影，如果選二十部電影，應該容易許多吧。

我已為《生命樹》寫過兩篇影評，電影的優秀不單冠絕往年，放在十年的時限中，敢信也可脫穎而出。《情迷午夜巴黎》、《母親的告白》、《愛有新世界》三片我都寫了影評，在此不再重複自己的看法了。《寫出友共鳴》和《通靈感應》都令我感動，前者我寫了影評及書評，電影比原著更佳，在美國票房大賣更是錦上添花；後者是奇連依士活的力作，可是喜歡的人不多，可惜。《給卡山的信》、《寡佬非人日記》、《玉熙的映畫》、《極地逃殺》四部，我是在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看到的，後三部都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過。我用英文寫了《極地逃殺》的影評，仍未有時間翻譯過來，還是算了。

你可能會問，為甚麼沒有華語片？其實內地的《觀音山》和台灣的《星空》都已不錯。香港方面，許鞍華的《桃姐》很好，但影片到二〇一二年才在香港上映，唯有算作今年的電影吧。